

妙峰山后访秘境

□辛望 文/图



妙峰山是离北京城最近的一座高山，属太行山余脉，主峰海拔1291米。其山脚的金顶牌楼离天安门不到50公里。城里人的主游线路是妙峰山路一路上行，至金顶的娘娘庙。殊不知在这座大山的背后，还有几处极为神秘的村落，很值得驴友去发现。

如果沿妙峰山路一直往上走，快到涧沟村时，有一分叉口，向左拐，透迤6公里，便是禅房村。我先前听说过禅房村，是因为在乡村扶贫中，这个古村彻底旧貌换新颜，因此很想去实地看一看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一路上风光十分奇异，车辆顺着乡道往妙峰山侧背攀爬，一路上奇花异草相伴。登上观景处张目远眺，但见苍山如海，群峰如龙。此地如龙盘虎踞，山风浩荡，鼓舞衣衫。此景此情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再驱车斗折蛇行，下坡的山谷中，环抱一个幽静的小村，便是禅房村了。

禅房村本是妙峰山古香道中的一个打尖处，因有僧人在此坐禅修行，故名禅房。村中仅存一株古松，古松之下，便是早先的庙宇之所在，现在的庙宇是重修的。在旁边又修了一个



鼓楼和钟楼。暮鼓晨钟，俨然是旧时的味道。

村中极为安静整洁，据说在政府的大力帮扶下，村民的旧房子基本被拆除了，全部搬进了整齐的新楼房。这种新式住房全部按环保标准设计，有保温层，有空调。村中的垃圾已经实现集中无害处理。访问当地村民老李还知道一个掌故，这个禅房村原本

是妙峰山地区玫瑰种植的发源地，种植优质玫瑰品种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附近名气很大的玫瑰谷，只是它的后辈。如今村里的居民已经不多了，据说不到70户，从事玫瑰种植的更是寥寥无几了。但是老李还是热情邀请我们到他的玫瑰地里看一看，亲手触摸到鲜嫩的玫瑰骨朵，想到玫瑰在京西的曲折演绎史，还是让人唏嘘。

从禅房村往下走，本来有一条陡峭的公路——大禅路，即从禅房村通到大沟村。但此路正在闭路施工，我们访问秘境的决心没有动摇，于是决定绕回去，走山下的109国道奔上苇甸村，而后上溯到大沟村。没想到这一改道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，在大沟村的附近，居然发现了又一个漂亮的山村——炭厂村。炭厂村果然是以前为宫廷烧制木炭而得名。烧木炭伐林木的事儿不能干了，这个村现今一门心思搞绿色生态产业，还开发出了一个景点——神泉峡。此时的夕阳已经下山了，一钩斜月挂在天边。我们不必去景点了，就在这大沟村与炭厂村边的小湖边看人垂钓吧。因为附近有一条溪流——苇甸沟，虽然水流不算大，但是清澈干净，村民就蓄水成湖，供人垂钓观水。

等到钓翁们收竿了，我们才进村找了一个农家院用餐，粗茶淡饭，因为有山月相伴，亦觉得兴味无穷。我们相约，下次还要带几个小伙伴来再走大禅路。这个大山后的秘境，相信还有许多的绝美，等着我们去探寻。

■人在旅途

篱笆图

陕南乡村，大凡有农家小院的地方，就有小路，路边，常有斜斜仄仄的篱笆相伴。

乡村农家，大都会养上一两头猪或是三五只鸡，它们虽然乖巧，但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，刚刚长出的菜苗，昨天播下的种子，生长正旺的庄稼，都会成为它们的美食或乐园。这时，农人的智慧显现出来了，他们在房前屋后、路旁地边扎起了篱笆，使得二者和谐共生。

篱笆，属竹或属木，是农人用剩下的边角料或林子里搜来的残次料精心编制而成，半人来高，密度适中。有了篱笆，家畜们只能望而却步了。春天，农人在篱笆下种上丝瓜和苦瓜，夏天，绿色爬满了篱笆，花儿挤满了绿墙，蜂飞蝶舞，瓜果飘香，鸡鸣犬吠，炊烟袅袅。

一座清雅整洁的院落，一缕扶摇而上的炊烟，一条随山就势的小径，一线蜿蜒蛇行的篱笆……这画，寥寥几笔，却生动地展现出农家风情和人间烟火，它是经典的乡土画，是农人的代表作。

插秧图

陕南插秧，又叫栽秧，是把育好的秧苗从秧田里拔起后，分插到大田里的一项重要农事活动。农家清明节左右开始育苗，到了农历四月，秧苗犹如待嫁的秦巴女子，清纯而富有生



画里陕南

□黄平安

机。大田，经过精耕细耘，泥土和水被搅和成了糊状，柔软而细腻，是秧苗舒适温暖的大床。

农人看了天气，选好日子，插秧便开始了。那些先下田的，往往是“老把式”。过去插秧，没有插秧机，也不用拉绳子，全凭“秧把式”手上的硬功夫。把式们一手持秧苗，一手插秧苗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一会儿，眼前一行行笔直的秧行越拉越长，最终与身后的田坎相交。这时，他们就可以在田坎上小憩片刻了，一边点上烟，一边点评起刚才的“作品”来。

这天的活动最终以饮酒狂欢的方式闭幕。

秋收图

镰刀，以雪亮的刀锋，迎接这个

忙碌的日子。扁担套着箩筐，拌桶围着挡席，妇女下田割稻，男人负责脱粒，他们忙，却快乐着。女人们从“美娇娘”摇身一变，成了割稻高手。男人们两人一组，左右排开，紧握稻把，但见稻草把子上下翻飞，看稻粒在拌桶里向稻草作最后的告别。一阵阵“砰砰咚咚”节奏鲜明的打谷声响过，拌桶里盛满了金黄和喜悦。收回的稻子大多交给了老人和孩子，晒谷场上，老人均匀地摊开谷堆，让谷粒们尽情地享受阳光的恩赐。孩子们专与那些贪吃的鸡较劲，耍起从电视里学到的“三脚猫”功夫，把鸡们撵得四处逃窜。

玉米棒子早收回来了，或一个个平铺在场院里晾晒，以不同的姿态，犒赏着农人的眼球；或一串串挂在屋

檐下风干，用成熟稳重的金黄，滋润着农人的心田。农人是用色的高手，在稻子、玉米千篇一律的金黄中，它们还会画龙点睛地来上几笔红色，那是一串串鲜红的辣椒，用火辣辣的热情彰显着岁月的丰稔。或再来几抹栗色，那是院子里晾晒的几筐刚刚采回的板栗，颗颗饱满的籽粒，透着秋天成熟、香甜的味道。

赶集图

逢集的日子，赶集的村民从四面八方奔向同一个方向，山路上四处都是去赶集的人，有单枪匹马的，有结伴同行的，一条路上常常是同村同组的熟人，或背着洋芋，或挑着白菜，或拎着鸡鸭，人声，鸟语，鸡鸣，狗叫，谱成了一曲生动的合奏曲。

在集市上找到一个好的地段摆下摊子，他们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他们摆摊从不吆喝，全凭集镇上的人自由选购。赶集的人两三个小时卖完山货，还得采购一些急需品回去，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是给媳妇的，玩具糖果本子铅笔是给孩子的，镇上的小铺子渐次热闹起来。如今，村村组组通了公路，家家添了摩托车，赶集已变得方便快捷。乡村的赶集人绝对是最佳摩托车手，在逼仄的公路上，他们如行云流水，又如彩云追月，车座上要么带着花枝招展的媳妇，要么绑着成捆的土特产……一路上匆匆匆匆。